

探秘大运河文化遗产系列报道

# 南川楼： 镌刻沧州明清盐业史

本报记者 魏焕光 摄影报道



复建后的南川楼雄伟壮丽

数千年来，渤海湾沿海地带，绵延千余里，因盛产“长芦盐”，被称为长芦盐区，沧州便处在这个区域的重要位置。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沧州大地留下许多和盐有关的历史文化印记，南川楼便是其中之一。对于南川楼，很多人都知道楼通暗泉可取水酿造沧酒的故事，而它和盐的故事却鲜为人知。历史上的南川楼，因盐而盛，随盐而衰，南川楼所在区域有实物可考的经贸历史，也至少可追溯到宋金时期。复建后的南川楼及文化街区，让这段历史鲜活生动，引人回味思索。

## 为长芦都转运盐使司公产 工部尚书撰写重修碑铭

明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冬季的一天，一名信使水陆兼程赶到京师，将沧州批验盐引所告竣的消息报与工部尚书秦金。秦金大喜过望，亲笔撰写碑铭为记。而南川楼，作为批验盐引所的一处公产设施，就此诞生于运河之滨，任人非物迁，历盛衰枯荣，终迎来2021年动工复建的命运转折点。

近年来，随着沧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推进，南川楼、朗吟楼、沧曲书舍等一批古迹复建重修，但追溯历史发现，对于南川楼的历史沿革在认识上还有些模糊，缺乏必要的文献支撑。出版于1603年的明万历《沧州志》，尽管提到了南川楼，但语焉不详。修志者说，关于南川楼的介绍并碑文画图，在长芦都转运盐使司（下简称“长芦运司”）编纂印行的《长芦盐法志》中有详细记载，仅保留“……运司有志，俱不叙”寥寥文字，便戛然而止。哪知400多年后，这一省略却急煞了想要弄清这座名楼历史的后人。

所幸，2020年5月27日，沧州地域文化学者孙建请沧州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吴树强协助，吴树强又在好友李开升的帮助下，获取了宁波天一阁所藏隆庆版《长芦盐法志》残卷中有文字记载。其中的批验盐引所重修碑文详细叙述了整个建造过程，至此，这桩“公案”方得水落石出。

关于南川楼的修建年代，学者仔细研读碑铭原文认为，可基本确定为1532年冬，因碑文中记有“壬辰冬，郭君始为相治”一句。这句话同时点出批验盐引所的重修工程，由当时的长芦盐运使郭五常主持。细察文意，有学者认为，这次工程中，楼为始建、所（批验盐引所）系重修。证据有三：一是正文首段所记：“所距州城南二里许，滨漕河，正德间，毁于寇。”毁于正德年间动乱的是批验盐引所，并未说所旁有楼，更未提楼毁一事。应是郭五常修造批验盐引所之际，萌生创意，另行设计建造一座，以供盐运官和往来盐商会晤登眺之用，因碑铭文内有“所建斯楼”字样，可见南川楼确是随着此次批验盐引所重修而新建。二是文中记载，1533年秋七月，也就是重修完工前数月，有一位“侍御

南海邓公”到此“行部”，即巡行所属部域、考核政绩。邓公感新修的办公场所景色如此之美，不禁大加赞赏：“听政有堂，登眺有楼，门庑吏舍、嘉树崇垣俱备，旁置义勇祠，外筑堤，障漕河之喧，榛莽废址，焕焉以新。”临走还不忘留四字墨宝“南川胜览”以作楼匾。此后，此楼便像婴儿得名，被唤作了“南川楼”。即便南川楼兴建的旧址原有古楼，恐怕也不叫南川楼，而南川楼正是因为他侍御南海邓公而得名。至于邓公何人，留待历史学家去考证，我们要感谢的是他为古楼留下美名。三是关于南川楼的题咏之作，尚未见有明嘉靖十二年之前的作品，或可聊作旁证。当然，如有新证据出现，自当别论。

细读重修碑铭原文，会发现工部尚书秦金也效范仲淹作《岳阳楼记》想象之法，驰骋文思，挥动玉笔，对沧州这处官方场所及配建南川楼的赞美之情，不吝溢美之词：

“巍峨楼宇，历历疆场。微茫沧海，嵯峨太行。鹭翥燕齐，遥遥畿甸。长堤如虹，登川如练。何以居之？公而忘私。为上以法，恤下以慈。勿以长奸，勿以为暴，当官之箴，行己之要。”文章视野宏阔，状物精微，碑铭正文后的铭词凝练庄重、立意高远，先说明了古今盐业之利，再言郭五常修造之功，继写登楼所见，未垂居官警诫之训。

## 南川楼区域历史悠久 留有盐业和漕运遗迹

对照吴树强发给记者的隆庆版《长芦盐法志》相关章节，南川楼初建时的形制以及周边环境如在眼前。当时的南川楼，面阔3间，楼高3丈（约合今之9米有余，并非讹传的10丈之高），左右两厢，共6间。

说实话，那时的南川楼算不上高大气象，清代1868年重修的黄鹤楼高9丈2尺，数倍于它。但这座楼却牵动着明朝税收命脉——盐。从汉武帝时期桑弘羊管理国家财政开始，盐便开始由国家专营。天下之赋，盐利居半。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长芦盐在海盐中的地位仅次于淮盐；元明时期，沧州盐业发展达到高峰；明朝，因沧州一带是盐产汇集之地，管理机构长芦运司就驻于沧州段运河岸边。清代，随着沧州盐业运输通道不畅，天津逐渐成为长芦盐转运中心，南川楼也毁于战火，命运由荣而枯。

除了盐业，南川楼区域还见证了沧州漕运经济的发达。沧州城在明代建成后设有五坊，分别是：宣化坊、崇明坊、严崇坊和南北钟英坊。钟英坊的主要区域在今天来说应该是：西南至解放桥附近，西北到新华桥附近，东北角抵老盐仓南厦，东南至现在的文庙区域。这个区域的面积不足城内的三分之一，但人口密度却高出城里一倍，以小南门为核心，成为当时沧州的“经济隆起带”。

小南门南面不远处的南川楼自然惯看秋月春风，阅尽繁华。2021年，在南川楼复建工地，两条运河沉船重见天日，大量文物的出土诉说着这个区

域的与众不同。运河区文旅局文保中心主任孔德轩便是这次沉船的发现者，并一直做着沉船文物的保护与修缮工作。

他告诉记者，沉船的发现可以将南川楼所在地的经贸历史至少往前再推500年，同时说明，宋金时期，南川楼所在地对于大运河以及整个北方地区，都发挥着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这个区域的独特性不是突然形成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今天，我们进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正是当代人对古代文化的传承和利用，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的历史文化传承。这种尊重自然、尊重历史文化内涵基础上的保护、传承和利用，才最具生命力，才是最具沧州特色的一个文化标志。

## 新楼成沧州文化地标 寻根塑魂打造城市品牌

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文化底蕴毁掉了，城市建得再好，也是缺乏内生动力。

南川楼和南川老街的昨天，在孙建、吴树强、孔德轩等学人孜孜不倦的探求下变得清晰可感，既为今天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找到了历史支点、赋予了时代内涵，又为沧州地方文化的明天作出了探索、积累了有益经验。

对于南川楼和朗吟楼的文化传承和利用，孙建呼吁应该更加注重还古迹一个历史的真实，在此基础上，用新的手段将历史文化展现出来。一是要保障两个楼的登眺功能不被挤占。二是对两座楼的历史要继续深挖整理、提升放大。三是可将相关文物在南川楼进行展示。

南川楼，两年前，我们还需要对照效果图，想象它建成后的雄姿，如今，它就活生生地矗立在我们面前，犹如天上宫阙降落凡间。南川老街依旧临水幽居，得天独厚，频繁在微信朋友圈出镜，灯火夜色、宛如江南，八方来客、游人接踵、商铺林立、汉服穿越……被各点赞。

这里已不再是盐业和漕运的集结地，人们以老沧州运河街埠文化背景为依托，打造了“一核（核心区游园——南川园）、五街（食味运河、市肆百业、文武畿辅、时尚南湖、醉夜沧州）、三节点（南川楼、朗吟楼、给水所公园）”，把这里变成了集娱乐、美食、购物及沉浸式体验于一体的开放式、综合性文化街区。

这里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空间，而是变成了一个文化空间。南川老街成功开街，是对城市历史文化的挖掘和重塑，通过寻根寻魂，塑造城市品格，打造城市品牌，培养起人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和荣誉感，把文化的张力变成城市的活力，把文化的影响力变成社会生产力，把文化的软实力变成城市的竞争力。老街内，人间烟火和古香古色的建筑唇齿相依。漫步其间，你或会在某个街角，和数百年遗留的岁月撞个满怀，感受到历史变迁的奇伟与壮丽。

38岁的欧阳新光出生于湖南隆回，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作为河间女婿，他痴迷诗经文化，并用手中的刻刀和画笔传神表达。他为毛茛塑像，让《诗经》中的动植物跃然纸上，创办诗经美术馆更是他的愿景。

# 欧阳新光： 用艺术搭建《诗经》 通往世界的桥梁

本报记者 哈薇薇

## 他乡是故乡 倾心塑毛茛

记者：缘何痴迷诗经文化？  
欧阳新光：4年前，我踏上了河间这片热土。妻子经常向我介绍家乡的诗经文化，后又有幸结识田国福、董杰、石俊茹、李西标等诗经文化学者，对诗经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我每年都培训美术方面的高考生，带着他们边“种”《诗经》边画《诗经》。经过长期的学习体悟，深觉《诗经》不是速食快餐，而是在岁月的打磨下，早已成为永恒的经典。我经常怀着敬畏和崇拜之心品读《诗经》，感受先人朴素的情感，其中有痴情、背叛、战争、祈福、离别、祭祀、收割……《诗经》带给我的不仅有感动，还有道不远人的哲思。

记者：第一尊毛茛塑像是何时创作的？创作的过程是怎样的？  
欧阳新光：河间毛茛公，是西汉时期河间国的讲经博士。他在河间一带收徒传诗、讲诗。他所作《诗经》，注释精妙、体例完整，为“古文经学”，上起孔子所编辑，延续八代至毛茛公，毛茛公将此善本下传贾长卿等，才使得《毛诗训诂》流传千古，成为如今的《诗经》。

“毛诗之祖”毛茛公全身塑像于2020年3月起笔设计，2022年6月入驻河间市瀛州镇角楼村的“诗经植物园”，整个创作历时2年3个月。这尊雕塑采用玻璃钢仿铜工艺，主体高约1.7米，加上底座高约2.3米，是河间市第一尊毛茛公全身塑像。

为创作好这尊雕塑，我做了一系列工作。2020年起，开始考察毛茛公所处时代、相关历史，拜访诸多研究诗经文化的学者、名人，参考河间府署内毛茛公肖像等。创作过程中，吸收、采纳包括诗经文化研究者董杰等人给出的很多中肯建议。最初创作出的毛茛公像系泥塑，后又在泥塑的基础上经过多次修改，着重增加文化气质与人物神韵，最终创作出大家认为神形兼备的毛茛公像，并摆放到诗经植物园，供游人观瞻。

## 八易设计图 再塑毛茛公

记者：第二次雕塑毛茛公和第一次有何不同？  
欧阳新光：今年4月，校长赵增成邀我为河间市第一实验小学雕塑“毛茛公讲诗场景”，其



欧阳新光首次雕刻的毛茛塑像

间河间市委领导也多次询问雕塑的设计进展情况，既增添了使命感，也深感责任重大。虽然已经创作过一次毛茛公塑像，但这次与第一次不同，这次以毛茛公教学为主题，题材大、涉及人物多，分别是毛茛公、毛文倩（毛茛之女）、贯长卿（毛茛大弟子）、赵敬之（毛茛之婿），一师三徒，再现毛茛公教书育人、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精益求精以及三学子刻苦学习、专心致志、切磋琢磨、快乐读书的场景，这对雕塑技艺是很大的考验。

记者：创作的难点在哪儿？又是如何解决的？  
欧阳新光：创作的难点在于毛茛公和三名学子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图片和文案。于是，在雕塑专业方面，我经常请教导师孙韬（中央美术学院教务处处长）、老师周健夫（中央美术学院原教务处处长）和其他央美同学；诗经文化方面，有董杰老师等人的鼎力相助。最终克服重重困难、八易其稿，将毛茛公温良敦厚、循循善诱的人物形象以及少年学子俊秀传神、神态各异的人物群像描摹出来，再现西汉时期的著名读书场景。

妻子是北京服装学院设计学院毕业的，她在人物服饰花纹细节的刻画上，也提供了很多有益建议。目前这组汉白玉雕塑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成品大约在11月中旬完成。届时河间市第一实验小学的校园里，会再添诗经文化景观，希望对诗经文化传播有一定促进作用。

《诗经》动植物 绘画百余幅  
记者：是什么契机让您产生用绘画传播《诗经》的想法？  
欧阳新光：5岁起我就喜欢并开始学习绘画，现在又把美术教育作为终身职业，所以，当想为传播诗经文化做点小事时，自然就拿起了手中的画笔。

我认为《诗经》中的动植物是有生命的，而我要用画笔展现它们的生命力。从普通的家禽鸡、鸭、鹅到森林猛兽老虎、狮子、猎豹，再到柳树、桃花、水稻……笔到之处，让我深深地爱上了《诗经》。就这样一路画下来，不知不觉竟画了上百幅，这也让我产生了画完《诗经》中提到的所有动植物的想法。我希望通过绘画这一艺术媒介，把诗经文化传播到全世界，让更多人了解《诗经》、学习《诗经》，感受诗经文化的魅力。

记者：在动植物的绘画上，您最得意的是哪一幅？  
欧阳新光：最喜欢的是《诗经》植物里的“水稻”。因我是湖南人，从小就接触水稻，对它的生长过程非常了解，再加上“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曾去过我们老家做水稻实验，所以对水稻不一样的情感。当它以饱满的状态、强烈的色彩出现在画布上时，我的内心被它深深震撼了。植物的生命力如此顽强，时间都无法将它消磨，它为人类

献上食物的同时，也给予了精神力量。

记者：在传播诗经文化上，下一步有何计划？  
欧阳新光：下一步计划利用岳父家院子构建一处以画《诗经》、种《诗经》为主题的诗经耕读小院，从而带动其他村庄以此为模板，打造一批一院一品、各具特色的诗经耕读小院，供中小学生学习《诗经》、画《诗经》。

在绘画方面，我想把诗话雕塑创作成一幅油画，而诗经动植物的主题我还会画下去，全部画下来，大概得300多幅，时间约3至5年。如果资金充足，我还想办一个私人诗经美术馆，将完成的诗经绘画全部展示出来，让艺术成为一种媒介、一座桥梁，让《诗经》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欧阳新光在作画

## 诗经植物园 种下诗经梦

记者：在诗经植物园的打造上，您和家人都费了哪些心思？  
欧阳新光：我岳父朱晓兵也非常热爱诗经文化，他是一个农民，也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诗经》的敬意。于是，便在河间市瀛州镇角楼村划出了10亩地，全部用来种植《诗经》中提到的植物，于是就有了现在的“诗经植物园”。

创建诗经植物园之初，我们全家多次邀请河间诗经研究方面的学者田国福、董杰等老师共同商议，确定建设方案。最初，对种植一窍不通的我多次碰壁，由于南北方植物在气候适应性以及管理等方面的差异，有些植物从广西、广东等地引进过来后，水土不服。比如说葛根，栽种三四次才成功。来自南方的植物，不适应北方的气候，每年冬天上冻前，我们会用大棚把它们保护起来，第二年再移植到植物园。经过不断摸索、试错，我们先后引进、成功种植135种《诗经》植物，为其他地区诗经园设计、建设、经营提供了成功范例。

如今诗经植物园已经成为诗经学者讲学、中小学生学习以及全国各地热爱诗经文化的人士经常光顾的文化景点。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畅销书作家李蕾和她的团队今年夏天也专程前来参观，他们表示在这里切实感受到了植物的力量，感受到了《诗经》的魅力。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引种《诗经》植物，增加《诗经》中的动植物种类，让这个园子成为《诗经》研学、动植物科普教育基地。让孩子们在“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中，爱上诗经文化。

记者：在传播诗经文化上，下一步有何计划？  
欧阳新光：下一步计划利用岳父家院子构建一处以画《诗经》、种《诗经》为主题的诗经耕读小院，从而带动其他村庄以此为模板，打造一批一院一品、各具特色的诗经耕读小院，供中小学生学习《诗经》、画《诗经》。

在绘画方面，我想把诗话雕塑创作成一幅油画，而诗经动植物的主题我还会画下去，全部画下来，大概得300多幅，时间约3至5年。如果资金充足，我还想办一个私人诗经美术馆，将完成的诗经绘画全部展示出来，让艺术成为一种媒介、一座桥梁，让《诗经》走出中国、走向世界。